

印度與佛教元素對中國中古時期的影響 ——北魏洛陽佛誕節慶典研究

覺瑋法師

南天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

一、前言

北魏首都在洛陽期間（495-534），佛誕節的慶典，即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隆重程度。¹對統治者及漢人而言，雖然佛教不是本土文化，但是農曆四月八日的佛誕節慶典已經很流行，舉城參與。本文針對此公開慶典中使用車輦載佛像遊行的特殊現象，將其傳統回溯到佛教的發源地——印度及其文獻，試圖探討這一現象的成功因素。尤其是因為這些因素關係到宗教慶典的功能性角色，以及教義是如何讓宗教受歡迎並持續發展的問題。以佛誕節作為相關的案例研究，是因為 1,500 多年後，在柬埔寨、香港、澳門、馬來西亞、緬甸、尼泊爾、新加坡、南韓、斯里蘭卡、台灣、泰國、越南等地，佛誕節依然被訂為國定假日來慶祝。

二、北魏時期歷史與佛教的背景

中國南北朝時期，戰亂紛爭，時局動盪不安。²公元 386-534 年，

1. Dorothy Wong 在 *Chinese Steles: Pre-Buddhist and Buddhist Use of a Symbolic Form* (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, 2004), p.46 中陳述，佛教在北魏時被定為國教。

2. 公元 316 年起，至少有五大遊牧民族首領侵略中國北方，導致人民遷徙，並傳入新的文化。這些遊牧民族於四、五世紀期間，成立了至少 16 個國家。

印度與佛教元素對中國中古時期的影響——北魏洛陽佛誕節慶典研究



北魏時期，石窟佛像藝術非常發達。圖為大同雲崗石窟一景。

在拓跋魏的統治下，北方有了一段統一的時期。孝文帝（471-499 在位）於公元 495 年由平城遷都至洛陽，為其漢化政策之一。此次的遷都，將技藝精湛的工匠、貴族、兵將、農業專家等，從北魏征服的諸多地方帶到洛陽。經過 10 年的建設與發展，洛陽成為國際大都市。³ 關於北魏的典籍中經常提到當時佛寺盛行、石窟藝術和信徒的虔誠奉獻。學者們假設，佛教之所以備受歡迎，是因為其填補了本土儒家、道家無法向漢人解釋他們痛苦的原因所遺留的缺憾，而統

3. Jenner 估計洛陽人口從 50 萬開始攀升。William John Francis Jenner, *Memories of Lo-yang: Yang Hsuan-chih and the Lost Capital (493-534)* (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81), p.104.

治階層則是想建立一個不同的文化身分，因此，佛教吸引了他們的注意。⁴ 大多數的研究都會論及寺產、石碑、佛像、寺院，但是，中國能夠接納佛教，慶祝佛誕節是一件很關鍵的事，然而，卻很少研究著眼於此。

涂爾幹 (Durkheim) 的理論指出，慶典和信仰儀式得以舉行、普世道德標準獲得承認時，宗教就能安定社會。⁵ 公元 495 年 (北魏遷都洛陽) 到 534 年 (北魏分裂) 這一頗為有趣的時期，證實了他的理論。宗教與政治頻繁互動，順應了大眾的需求，兩者也互相影響。⁶ 北魏統治下的洛陽，堪稱文化與宗教交流的典範，也是歷史、宗教、社會以及政治等學問的交會之地。

三、北魏佛像遊行時，如何使用車輦

北魏佛誕節慶典在宣武帝 (500-515 在位)、孝明帝⁷ (516-528 在位) 時達到高峰。根據《洛陽伽藍記》(以下簡稱《伽藍記》) 記載，佛像遊行活動組織嚴謹，佛像逾千尊之多。⁸ 筆者之所以選擇

4. 例如 Dorothy C. Wong, *Chinese Steles: Pre-Buddhist and Buddhist Use of a Symbolic Form* (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, 2004), p.3.

5. Durk H. Hak, "Social Science and Religion," *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Society*, ed. William H. Swatos, Jr. (Walnut Creek, CA : AltaMira Press, 1998), <http://hrr.hartsem.edu/ency/SocialSR.htm> (2011 年 1 月 26 日登入)

6. Malefijit 也強調，世俗的政治、經濟、科技等相關機構能對宗教改革產生影響。Annemarie de Waal Malefijit, *Religion and Culture: An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* (Prospect, Illinois: Waveland Press, 1989), p.10.

7. Ming-chiu Lai, "On the Image Procession in China from the Second to the Sixth Centuries A.D.: An Interpretation of an Elephant Sculpture at the Kongwangshan Site" in *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Europe and China*, ed. Frederick Cheung et al. (Hong Kong: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, 1999), p.60.

8. 楊銜之著, Yi-tung Wang 英譯:《洛陽伽藍記》, 出版社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84, p.126.

印度與佛教元素對中國中古時期的影響——北魏洛陽佛誕節慶典研究

佛像遊行時用的車輦進行研究，是因為車輦在中國的發展，及在中亞各國及印度都有著相同用途，突顯了文化、政治、科技的交流。此外，車輦也成為此時期宗教適應的絕佳比喻。

《伽藍記》對佛像遊行使用的車輦有兩則生動的敘述。城內景樂寺的像輦「雕刻巧妙」，冠絕一時。⁹東方郊區景興尼寺的金像輦，寶蓋四面掛著金鈴與七寶珠，¹⁰並有飛天伎樂莊嚴其上，¹¹製作技藝高超。《伽藍記》裡記載的 52 間寺院，由皇室、官員（包括宦官）贊助的至少有 29 間，這些寺院的車輦很可能有精美的設計，以符合贊助者的聲望。

佛誕節前夕，逾千尊佛像聚集在城南郊區的景明寺。佛誕節當天（即農曆四月初八），佛像逐一進入城門，同時由皇帝獻花供養每尊佛像。根據楊銜之在《伽藍記》中的描述，羽林軍百人遵照聖旨，抬著景興尼寺的佛像遊行，¹²車輦由寶蓋嚴飾，街上人山人海，「交通阻塞」。¹³

洛陽佛誕節的遊行，將北魏佛教的傳統擴大並展現得更具財富與權力。據《魏書》記載，北魏前兩位皇帝——太祖（386-409 在位）

9. 同註 8，頁 51。原文：「有佛殿一所，像輦在焉，雕刻巧妙，冠絕一時。」出自范祥雍：《洛陽伽藍記校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 年，頁 52。

10. 七寶是金、銀、琉璃、玻璃、珊瑚、瑪瑙、磲磔。

11. 同註 8，頁 77。原文：「有金像輦，去地三尺，施寶蓋，四面垂金鈴七寶珠，飛天伎樂，望之雲表。作工甚精，難可揚推。像出之日，常詔羽林一百人舉此像。」出自范祥雍：《洛陽伽藍記校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 年，頁 88。

12. 由於佛像是置於車上，推測是由羽林軍拉動車輦。

13. 同註 8，頁 126-127。原文：「四月七日，京師諸像皆來此寺。尚書祠有一千餘軀。至八日，以次入宣揚門，向闔闔宮前受皇帝散花。於時金花映日，寶蓋浮雲……車騎填咽。」出自范祥雍：《洛陽伽藍記校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 年，頁 132-133。

與太宗（409-424 在位）統治期間，載著佛像的車輦，在平城的主要街道上遊行。

四、其他文化的佛像遊行中，車輦的用途

在北魏之前，中國就已經出現佛像遊行。黎明釗確切認為，佛像遊行早在東漢（又稱後漢，25-220）就已開始，北魏時達到高峰。¹⁴藉由對石刻的考古研究，黎明釗指出，最早的佛像「車輦」是白象——印度文化中「吉祥、力量、保護」的象徵。但白象在中國身價昂貴且相當罕見，也難以豢養，因而很快就被轎子、花車、車輦取代。¹⁵

中國佛誕節慶典最早實際文獻紀錄可追溯至後趙（319-350）。《鄴中記》提到，皇帝石虎（334-349 在位）特製平坦四輪車（長二丈，寬一丈），車上的人像會動，重現佛陀誕生的景象。車子行過首都襄國街道時，九條龍會吐水灌沐金佛像，中間有木刻僧侶手摩佛像，另有十尊木刻僧侶繞佛而行。¹⁶這樣的描述顯示，從四世紀開始使用輪車奉置佛像遊行，這些車輦表現了技術精湛創新的工藝。

法顯（339-420）¹⁷行經于闐國¹⁸時，曾見過寺院製作四輪佛像車，

14. Ming-Chiu Lai, "On the Image Procession in China from the Second to the Sixth Centuries A.D.: An Interpretation of an Elephant Sculpture at the Kongwangshan Site" in *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Europe and China*, ed. Frederick Cheung et al. (Hong Kong: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, 1999), p.64.

15. 同註 14。

16. 同註 14，頁 57。

17. 法顯是早期西行到印度和斯里蘭卡求律的中國僧侶之一。

18. Faxian, and James Legge, *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: 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Fa-hien of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, A.D. 399-414, in search of the Buddhist books of discipline* (New Delhi: Munshiram Manoharlal, 1991), p18-19.

印度與佛教元素對中國中古時期的影響——北魏洛陽佛誕節慶典研究

高三丈餘，以七寶、絲帶、幡蓋裝飾，並刻有金銀天人；農曆四月初一至十四，這些佛像車每天輪流在城內乾淨的街道上遊行。五世紀前期，這個中亞佛教國家的佛誕遊行井然有序、長達整夜，法顯生動敘述了這樣的遊行景況，這可以解釋，洛陽舉辦類似的佛誕遊行，使用類似的車輦，靈感是來自何處了。

法顯在印度時，見過摩竭陀國首都華氏城的佛像遊行，¹⁹ 那是一輛四輪的車，載著一座五層高的竹塔，塔體包覆著白絲綢，上面塗著各種顏色，畫有彩繪及諸天畫像，並飾以金、銀、琉璃。塔體之上垂飾絲帶及幡蓋，塔的四周是佛龕及佛菩薩像。這是農曆四月初八，法顯在華氏城中親眼見到佛像遊行。在遊行的隊伍中，還包括二十輛不同的大車輦。

韋格宏（Waghorne）注意到，至少到 1766 年，南印度的印度教神像與基督教聖像的遊行中，仍在使用這種竹製的四輪馬車。²⁰ 神像遊行一直都是印度文化受歡迎的部分，普里（Puri）有座大神廟，祭祀宇宙之神賈格納（Jagannath），此廟以大規模車隊慶典聞名，英國人還以賈格納之名，發明了「juggernaut」（譯註：重型卡車，或強大不可抗拒的力量）這個字。²¹ 這裡，我們看到了印度人舉辦嘉年華式遊行的主題。而在希臘舉行戴奧尼索斯（Dionysus）從印度凱旋歸來的慶典中，也可以看到大馬車和高大的神像。²²

19. 同註 18，頁 79。

20. Joanne Punzo Waghorne, "Chariots of the God/s: Riding the Line between Hindu and Christian," *History of Religions* 39, 2 (Nov 1999): p.101.

21. 同註 20，頁 103。

22. Jordi Pàmias, "Dionysus and Donkeys on the Streets of Alexandria: Eratosthenes' Criticism of Ptolemaic Ideology" in *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* 102, (2004): p.191-198.



印度普里市神廟「檀車節」遊行，巨大車輿莊飾華麗。

總的來說，五世紀末六世紀初，洛陽佛像遊行時使用的大車，是走過漫長的道路，途經中亞，遠從印度傳來的。由於佛像遊行的由來與佛陀誕生的故事有關，那麼我們進一步探討佛像遊行的由來。

五、佛誕遊行車輿的文獻記載

馬鳴菩薩的《佛所行讚》（一世紀）描述悉達多太子出世時的遊行，這也是遊行最早的文獻紀錄。淨飯王在兒子出生十天後，下令王后及太子乘坐「裝飾各種白花和耀眼寶石」²³的象牙轎子遊行。

23. E. B. Cowell ed. and trans., *The Buddha-Carita or The Life of Buddha by Āśvaghoṣa* (New Delhi: Cosmo Publications, 1977; electronic 2005), p.21. <http://www.ancient-buddhist-texts.net/Texts-and-Translations/Buddhacarita/index.htm> (accessed Feb 17, 2011). 譯註：北凉曇無讖中譯本無此句，此處本文作者引用的是英譯版內容。

印度與佛教元素對中國中古時期的影響——北魏洛陽佛誕節慶典研究

東漢康孟詳翻譯的《修行本起經》（197）記載，王后和太子遊行時乘坐的車輦，有蟠龍及幡蓋的設計。²⁴ 雖然後來的經典比較著重太子誕生的瑞相，鮮少提及太子在城內街道的遊行，但這些早期文獻顯示了佛誕遊行的一個起源。設計華麗的座車和轎子有圖樣裝飾，也突顯這一活動的王室地位。

六、「佛陀誕生場景」重現儀式所具有的功能

佛陀在世 80 年的歲月裡發生很多事情，歷史上有些負責佛誕慶典的人，選擇以太子誕生時的遊行作為每年的主題，重現儀式的史實。車輦載著佛像在城內街道遊行，首先由皇帝獻供，然後是皇室成員，接著讓每一個參與或觀禮的信徒都有機會尋求功德，展現神聖與世俗的高度融合。²⁵ 公元 1 至 600 年間的印度、中亞和中國，這種公開的獻供只有在得到皇帝或城主的批准後才能進行，而所在的城市，可能屬於佛教國家，也可能是容許佛教信仰的國家中的城市。

佛誕慶典可能由白象（群）領頭，接著是組裝、拆解方便的車輦，甚至後來還演變出能當作佛桌的固定式車輦（如景樂寺和景興尼寺）。遊行可能先由一部車輦帶頭，接著是每間寺院提供的一部車輦，如此安排，可能是出自皇帝的命令。無論活動是一天或一天一夜，各城市都會依據其傳統，將活動辦得井然有序。在權力主要

24. 原文：「夫人抱太子，乘交龍車，幢幡伎樂，導從還宮。」CBETA, T03, no. 184, p. 463, b11.

25. Stanley Tambiah 提出表演理論假設，表示「表演性質」的儀式：1. 有動作；2. 利用舞台背景和道具，給觀眾深刻的體驗；3. 驗證社會階級並延伸至宇宙。Dorothy C. Wong 在著作中有提到這個理論。Dorothy C. Wong, *Chinese Steles: Pre-Buddhist and Buddhist Use of a Symbolic Form* (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, 2004), p.23.

集中於皇帝或國王的年代，佛誕慶典必須經過皇帝批准，並由皇室贊助、安排。

慶典中並非只有車輦遊行，一定還有人潮簇擁拉動著車輦。在洛陽，皇帝派遣百名羽林軍協助至少一部（景興尼寺的）車輦。北魏碑誌有「扶像主」²⁶一類的功德主頭銜，這表示在家信徒團體可能直接參與佛誕遊行的工作。在家信徒也能藉由參與佛誕遊行來表達虔誠的信仰，為未來累積福德。²⁷大量的民眾參與遊行，從而建立起不受種族、文化和職業影響的社群意識和身分認同。²⁸

由於北魏時期的洛陽有超過 1 千尊的佛像遊行，所以洛陽的佛像遊行，當然是史上最具有規模的佛誕慶典。根據楊銜之估計，洛陽在北魏滅亡前有 1,367 家寺院，²⁹倘若大部分寺院都參與佛誕慶典，當天城內的街上很可能超過 1 千尊佛像。洛陽的人口估計在 60 萬³⁰至 3.2 億³¹的高峰之間，如果大部分的人都上了街頭，以任何形式參與佛像遊行，那麼佛誕的慶典場面就相當壯觀。像這樣的慶典，在

26. Dorothy C. Wong, *Chinese Steles: Pre-Buddhist and Buddhist Use of a Symbolic Form* (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, 2004), p.83.

27. 這裡指 Ming-chiu Lai, "On the Image Procession in China from the Second to the Sixth Centuries A.D.: An Interpretation of an Elephant Sculpture at the Kongwangshan Site" in *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Europe and China*, ed. Frederick Cheung et al. (Hong Kong: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, 1999), p.63.

28. 碑文透露宗教團體成員來自多個不同種族及職業背景。Dorothy C. Wong, *Chinese Steles: Pre-Buddhist and Buddhist Use of a Symbolic Form* (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, 2004), p.82-83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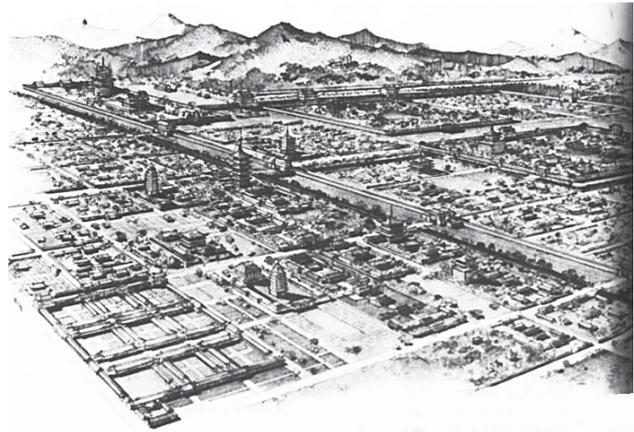
29. Xuanzhi Yang, *A 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-yang*, trans. Yi-tung Wang (Princeton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84), p.246.

30. 楊銜之稱洛陽有 109,000 戶，Jenner 以此數據保守估計洛陽人口有 60 萬。William John Francis Jenner, *Memories of Lo-yang: Yang Hsuan-chih and the Lost Capital (493-534)* (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81), p.117.

31. 同註 30，頁 123。

印度與佛教元素對中國中古時期的影響——北魏洛陽佛誕節慶典研究

計畫、準備和治安維護上都要很嚴謹。慶典不只是財富和權力的展現，也表現了政府官員、在家信徒團體、道場人員極強的組織能力和高超的合作技巧。



北魏洛陽城是中國古代最大的都城

為什麼皇帝或洛陽全城會在佛教慶典上投入這麼多的資源和關注呢？艾彌爾·涂爾幹（Emile Durkheim）指出，權力（例如皇帝）可以使事物（以本文例子來說，指的是宗教活動）神聖化，³² 佛誕遊行將人民聚集在一起，加強了社會融合和普世宗教道德，並突顯了北魏之國力。由於朝廷很多人對孝文帝的漢化，以及由平城遷都至洛陽等政策持以矛盾的態度，藉由佛誕遊行這一連串社會融合、權力與財富的展現，能為皇帝鞏固新首都提供團結合作的舞台。

七、北魏時期佛教的文化適應

很多學者指出，雲岡和龍門石窟³³ 藝術，混合了印度、拓跋魏、

32. Donald A. Nielson, “Transformations of Society and the Sacred in Durkheim’s Religious Sociology,” in *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ology of Religion*, ed. Richard K. Fenn, p.120-132 (Oxford, UK: Blackwell Publishers, 2001).

33. 例如郭長建、宋堅之、馮凌宇注意到雲岡石窟東段，就有印度佛教的護法神。郭長建、宋堅之、馮凌宇：《中國的世界遺產》，北京：五洲傳播出版社，2003年。

中國的影響。³⁴ 車輦是另一個文化遺產的象徵，顯示幾百年來的文化融合過程。印度和中國都使用手推車、馬車、馬戰車，³⁵ 中國人更沿用了馬車在印度佛像遊行時承載佛像的用途。相對而言，東漢時，佛像遊行很可能就已是個別存在的現象，在洛陽逐漸擴大為極具規模的活動。

在北魏洛陽，車輦進而成為引人注目的大乘佛教象徵。首先，洛陽車隊的規模、富麗、數量之「大」，令筆者想起大乘經典中的描述。³⁶ 第二，沒有別的事物比車輦更能比喻「乘」了。車輦象徵性的載著佛像或將要成佛的太子像遊行，同時也將信徒和參與遊行的人帶向解脫的道路，或者引導他們過更好的生活。

《法華經》中三車火宅的譬喻，敘述有位父親為了引導孩子逃出火宅，告訴他們確實有滿載玩具的鹿車、羊車、牛車，這位父親表現了佛教的方便法門。因此，我們可以把佛誕遊行看作是「方便法門」，讓從印度、中亞傳到中國的一代又一代的佛教徒表達信仰和發心。尤其在洛陽，為了讓各種族的大眾能夠融合，而大規模舉行此一宗教節慶，以滿足民眾尋求更好生活的需求，

34. Stein 對「涵化」的定義是，不同社會之間互相吸取特色之過程。Rebecca L Stein and Philip L. Stein, *Th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, Magic, and Witchcraft*, Boston: Pearson, 2008, p.242-243.

35. K.C. Chang 在著作中指出，關於推車，中國最早考古學證據可追溯至商朝（西元前十六到十一世紀）。K.C. Chang, *Art, Myth, and Ritual: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* (Cambridge, Mass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83), p.39. 根據 Nic Fields 和 Brian Delf 的說法，人類最早使用馬戰車（主要用途還是作戰）是在西元前 3 千年的美索不達米亞。Nic Fields and Brian Delf. *Bronze Age War Chariots* (Oxford: Osprey), 2006.

36. 例如《妙法蓮華經》〈分別功德品第十七〉提到「無量百千萬億……諸佛」、「有諸菩薩執持幡蓋，次第而上，至於梵天」。Gene Reeves, *The Lotus Sutra: A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of a Buddhist Classic* (Boston: Wisdom Publications, 2008), p.302.

印度與佛教元素對中國中古時期的影響——北魏洛陽佛誕節慶典研究

為信眾提供社區身分的認同。

八、結論

佛像遊行已成為中國佛誕慶典的一部分。北魏的國都洛陽主要宗教是佛教，可以說，洛陽經歷了一個佛教的黃金時代。³⁷ 筆者根據當時洛陽的相關文獻，追蹤佛像遊行使用車輦的發展演變，提出佛誕節在北魏時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，主要有兩大原因：一、在亂世中，佛誕節慶典有助於統治者維持社會團結，協助居民建立社群認同，也幫助信徒累積功德。二、佛教藉由大乘佛教「方便」的概念，順應了時代的需求。雖然北魏統治者是從其他國家的文化中，找到舉辦佛像遊行的動機，然佛誕慶典在此時期卻有著特殊意義，因為它彰顯了佛教在大眾生活中的地位。

本文是根據史實展開的宗教史研究，常涉及政治社會、文化交流點的分析，通過對洛陽佛誕節的研究，彰顯了文化適應、政治運作、技術創新、教義詮釋等諸多領域，這些領域使各方面交流活躍，並促使宗教持續發展和進步。

（本文是 2011 年美國西區宗教學院（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, Western Region）學生論文徵文比賽頭獎論文，經作者同意，翻譯為中文刊登。）

37. Steinhardt 在著作中表示，洛陽比任何中國皇城都還像佛都。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, *Chinese Imperial City Planning* (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, 1990), p.85.